



楊長詩口述
戴瑜整理

新砌砖法的诞生

重慶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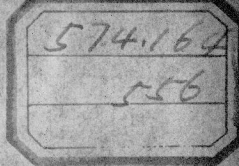
新砌磚法的誕生

楊長詩口述

戴瑜整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重慶人民出版社



新砌磚法的誕生

楊長詩口述

戴 瑜整理

*

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號)

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號

重慶市印制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frac{1}{2}$ 字數20千

195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5,500

統一書號：7114·18

定價：(7)0.12元

出版說明

这本小冊子，是四川省特等勞動模範青年 瓦工楊長詩同志的自述。

楊長詩同志在工作中刻苦鑽研、虛心接受別人的幫助，創造了“單人使用鋪灰器”“活動升線”巡迴砌磚法。使砌磚工效突破全國建築業 1955 年統一定額的 166%。

楊長詩同志的首創精神，已在職工羣眾的思想上發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建築業中引起了新的變化。過去，有不少的人以為“建築業是手工操作，不是機器生產，要好就不會多，多的不會好”。因而建築業技術上的進步不像解放初期那樣迅速，緩慢下來了。楊長詩同志創造新砌磚法的成功，用事實打破了這種保守思想，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的情況。現在，建築業廣大職工中喊出了：“學習楊長詩！”“趕上楊長詩！”的响亮口號！事實正是這樣，新的創造和改進，正像雨後春筍一樣，繼楊長詩創造之後不斷地湧現了出來。單是楊長詩同志所在的重慶第三建築工程公司，就已系統地總結出了一套磚工先進操作規程；並且正在組織普遍推廣。因此，楊長詩同志的創造，具有着巨大的革新意義。

可是，楊長詩同志的創造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從他的自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創造過程，就是同各種官僚主義、保

守思想作斗争的过程。这说明了先进事物的诞生,必然会遭受到陈腐的落后的东西的阻难;但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了党的正确领导和有力支持,新生力量就一定会战胜一切阻难而成长起来。

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对于鼓舞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对于当前开展的先进生产者运动,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目 次

舊社会的灾难.....	(1)
三年的時間轉瞬就过去了.....	(4)
我相信党.....	(7)
向罗木命学习.....	(13)
坚持前进.....	(20)
还只不过是開始.....	(24)
 附錄：楊長詩的先進砌磚法.....	 (29)

舊社会的灾难

二十六年前，我出生在四川渠縣一个偏僻農村的貧苦家庭里。在我們家里，一連九輩人，都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地，靠給地主家种地來过活。我現在还年輕，但是也与我同年歲的貧苦家庭出身的青年朋友們一样，在舊社会，真是吃尽了苦头，受够了折磨。

我小時候，家里除了爸爸、媽媽以外，还有一个姐姐、四个弟弟和妹妹。像这样一个八口人的家庭，每年只靠給地主家种几畝田，是無論如何也不够維持一家人最低生活的。我爸爸、媽媽一年到头忙着上坡下田，早晨天不亮还要到几十里外的大山上去挑煤炭，下野力。就是这样子，也常常一天吃兩頓、吃一頓，常常是今天吃了，明天的粮还不曉得在哪里。虽然一家人挨凍受餓，对地主家的租谷也还是一年欠一年的过拖下去。

有一回，爸爸出門挑煤炭，很晚才回來。我一看，爸爸周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濕透啦，背上还紅了好大一幅，我上前拉住爸爸的衣服問：“爸爸，你的衣服怎么染紅了？”脫開衣服一看，原來他肩膀上被扁担連皮帶肉扯下了一大塊，足有三寸多長。这种使人辛酸的事，我已經不是見到头一次了。不久以前，爸

爸、媽媽出門挑煤炭，媽媽餓昏倒在半路上，腦壳碰着路旁边的硬石头，流了很多血，人事不省。爸爸看見这种情景，心里一急，也昏过去了，差點淹死在冬水田里。幸虧別人發現得早，才被救起抬回來。这些事情，現在想起來心头都還很难过。我當時常常这样想：我若是快些長大了，早點为爸爸、媽媽分担些笨重活，那該多好啊！

我十五歲那年，我們弟兄姊妹們越長越大，爸爸、媽媽的生活担子也就越來越重，眼看着我們这个家庭实在是無法再熬下去了。爸爸跟我的一个远房叔父商量后，就託他把我和姐姐帶到重慶來謀生活。

記得那一天正是舊曆的大年初二。許多在远境他鄉的人，這時候都已回到了家里，与自己的親人团聚在一起。而我呢，不得不在別人家欢欢喜喜放鞭炮、过新年的時候，離開我从小就在这里長大的家，離開我從來就沒有離開过的親人，我真舍不得離開他們，他們也真不想讓我走。

媽媽不忍心看我，她掉过头去对弟弟說：

“……長彬呀，你哥哥从小就提着菜籃子跟我下地种麥子，割草、放牛。你看，他把牛洗得油光水滑的，牛圈打扫得多干淨。苦到現在，都只为家里窮得沒法……今后你要好好听媽的話，把哥哥的这分活頂起來。”

爸爸也說：“長詩，如今世道不好，你一路上要小心些。唉！倒霉事尽找上我們窮人家，这是啥年头啊！”

一路上，我边走边想着爸爸、媽媽說的这些話，心里有說不出的难过。

到重慶后，我就開始跟着師傅當瓦工學徒。那時候，我也曾經這樣想過：只要自己在工作中勤學苦鑽，學到一身好手藝，將來就再也不愁生活沒着了。日子過得久一些，見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多，當時，建築工人那種越過越苦的生活，使我漸漸明白了事情並不如我想像的那麼簡單、容易。

老板成天在我們工人身上打算盤，封建把頭經常在身邊轉，只要稍微不對頭，不是打，便是罵。我們每天起早睡遲，兩頭摸黑，也滿足不了老板的貪心。白天把活稍干少了一點，老板晚上就叫少煮飯，或者干脆不開夜飯。大家累了一天，肚子還餓得咕咕叫。那個時候，這些苦楚和憤恨又能對誰去訴說呢！

有一年冬天，我的手上生了一個大瘡，痛得動都不能動。老板認為再不能从我身上剝削到甚麼了，馬上把臉一沉，說：“楊長詩，這裡沒有你的事了，你還是另找地方去吧！”在吃人的活閻王面前，還能說甚麼呢？去就去吧！外面下着細雨，冷風吹在身上，就像針刺一樣。這個時候，我也顧不得冷，也顧不了病和餓，背着自己唯一的爛被蓋卷離開了工地。但是，飢寒交迫，舉目無親，我往哪里去呢？

後來，我弟弟楊長彬也來重慶學上了我這門手藝。

有一次，我們兩弟兄一起去上工，因為第一次到李子壩，道路不熟，錯走進了當時一個國民黨師長公館的花園。誰不知道，解放前的重慶，是一個軍閥、官僚、特務、流氓橫行霸道的世界，誰落到了他們手里，也免不了吃苦受罪，稍為不慎就會性命不保，何況我這個穿得又破又爛的小泥水匠！無論我

怎样解釋，無論我怎样把操作工具用來証明自己的身分，也有鄰近的老百姓來給我們証明，結果还是不由分說，被他們当做“小偷”，綑綁起來吊在大門上，狠狠的打了一頓。这一次，又險些兒断送了性命。后來还是老板貪圖我的手藝不錯，工作上离不開我們，为着要从我們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才把我們保釋了出來。

我們建筑工人在舊社会所經歷的災难、忍受的痛苦，是說不完，數不尽的。

三年的時間轉瞬就过去了

1949年冬天，重慶解放啦！

解放后，到处都是新的叫人高兴的事情。對我來說，第一件使我忘不了的事，就是重慶建筑工人反对封建把头的斗争。鄭德荣、徐銀洲等几个过去騎在咱們建筑工人头上的特务狗腿子，誰不記得他們在解放前那种兇神惡煞、威風十足的鬼样兒！如果誰有一點小事情犯到了他們手里，那就休想輕易过去。不知有多少工人被他們用他們隨手拿到的扁担、鉄器打成殘廢，甚至有的还被他們隨便加了个罪名，就給祕密“整”死了。現在，他們在工人面前低头了。有一个工人，过去被他們打断了手，成了殘廢。他把自己身上被別人打断下來的这块骨肉，一直保藏到解放。會場上，他把这血淋淋的鉄一般的証据拿出來，控訴了这些坏蛋的罪惡。人民政府坚决給咱們工人撐腰，接受了工人們的要求，給了这些坏分子以罪有应得的鎮压。真的，一个沒有親身受过压迫的人，是很难得像这

样子体会到解放后翻身的味道。我們出了这口怨气，多痛快啊！我觉得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太好了！共产党真是我們的党！今天的政府真是人民的政府！

我自1945年來重慶，就開始当瓦工学徒。四年多以來，一千五百多个日子的漫長時光，一直是东飄西蕩，沒有找到过一个固定的地方。哪里有活要我，哪里才有我一碗飯吃；哪里活做完了，便被老板当成了一件無用的东西似的，一脚踢走。如今解放了，我常听到干部們說，咱們是生活在一个革命的大家庭里。这好像就是我心里要說的話一样。我已經回到了家，和親人团聚在一起了。再沒有失業与飢餓來威脅我了！这个时候，我觉得生活里充滿了光明和希望，好像有多少事要我做的似的。

我感謝党对我的教育。解放后党就組織我們建筑工人學習，我参加过無數次的大会、小会，听过多少次報告。領導我們的干部，反覆地耐心地給我們講解，使我們開始懂得了咱們工人階級在解放前受剝削受压迫、解放后翻身当家作了國家主人的道理。我漸漸明白了：为什么舊社会的倒霉事尽找上咱們窮人；新中國工人階級的責任，是要領導全國人民在中國建設沒有剝削沒有貧困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將來，還要建設更美好更幸福的共產主义社会。多么偉大、多么鼓舞人的事業！

1951年秋天，我由重慶建筑公司調到重慶南岸八公里半的一个工程上作砌磚工作。

我常常想：咱們今天既是在為國家、為人民工作，我們修

好一棟房子，就是增加了一棟社會主義的建築物；而我所擔任的砌磚工作對一棟建築物來說，又是那麼重要，在建設社會主義中，我們擔負着多大的責任啊！這麼一想，我感到奇怪的是：從前我老覺得自己在技術上有一手，手藝還不錯，現在，手脚這麼笨，每天砌的磚，一綫一綫的升得這麼慢。照這樣幹下去，社會主義要哪年哪月才能建得成！我把過去所知道的竅訣都使上了，把自己所有的手藝都用上了，但是，工作進度仍然是很慢。這怎麼成！非得想辦法改進不可！這是一股力量。這股力量鼓舞着我，督促着我前進。

工地上每回開大會，我都與其他幾個同志一道擔任佈置會場的工作。這些會常常開到深夜，散會之後，大家都感到很疲倦，旁的同志都回去了。會場上的紅幅和彩旗，這時候仍然在夜風中不停地飄蕩。我想：這是人民的財產，怎能讓它整夜露在外面！如果半夜下雨，豈不造成損失！我總是把它們收拾起來過後，再回去睡覺。本來，這只是很平常的事，我們分內的起碼責任。可是領導上卻不斷的鼓勵我、培養我；大家還表揚我。後來，工地上成立工會的時候，同志們一致推舉我，選我擔任工會副主席。同志們對我的這種信任，這種重視，使我心里非常不安和激動，我感到自己的工作還做得很不够。在大家面前，我的心跳得很厲害，真不知道怎樣說才好。

1952年7月，在另一個工地上，我又光榮地加入了自己的組織——青年團。

繼“反把”鬥爭之後，我還參加過“三反”運動和民主補課等運動。在“三反”運動中，我在節約檢查委員會擔任過實際

工作。我親眼看見了工地施工等組的几个貪污分子受到处分；一些官僚主义作風嚴重的領導幹部，受到羣众的嚴厲批評，并且还当众作了檢討。這使我進一步認識到，我們的黨在考慮任何一個問題的時候，它都是從國家、人民的利益出發；我們的黨在處理任何一件事情的時候，它都是以大公無私、實事求是的精神。我們有了這樣的黨，还有什么工作幹不好！还有什么事情辦不到！因此，我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更有信心啦！

在民主補課運動中，我看見過田文光等几个壞蛋，假扮成工人模樣混進了我們的隊伍，表面上偽裝得“老實”、“積極”，暗中却到處造謠破壞。經過我們調查摸底以後，才知道他原來是有血債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多麼狡猾、狠毒的敵人！如果讓這種壞蛋夾雜在咱們工人階級的隊伍里，不把他們清除出去，對我們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妨害是多大啊！

解放後的日子過得多麼快啊！三年的時間轉瞬就過去了。

我 相 信 黨

三年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回想一下，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差，進步不大；缺點也沒有克服掉。比如說，我在擔任工會、青年團的一些職務中，辦法少，工作打不開局面，沒做出成績。最壞的是，當同志們對我工作中的某些細小成績加以表揚，屢次對我表示信任之後，我就不再虛心檢查自己的缺點，進一步改進工作了，反而有些自高自大起來。這種東西一鑽

進腦子，事情就不再和以前一樣了。我雖是急於把事情办好，但方式方法簡單、生硬；怪同志們的時候多，檢查自己的時候少。因此，大家對我有意見，開始漸漸和我疏遠起來。

正因為這些原故，我1952年冬天和1953年春天先後兩次申請入黨，都沒有被接收。那時候，我的愛人正患着重病。再則，我對自己的缺點也沒有正確的認識，尤其是对某些意見，思想上還想不通。所以情緒不正常；有些時候，還不免說几句牢騷話。

行政和工會領導都說我不聽話，說我落后。我的壞名聲就在我工作過的幾個工地上傳開了。

以後，我也逐漸對自己的缺點開始有了些認識，感覺到自己不對頭了，並且盡量設法把它改掉。我相信在黨的教育下，是可以克服這些缺點的。這些時候，我盡量設法改進自己的工作，和我弟弟楊長彬一起研究“木板砌磚法”，想用實際行動來爭取別人對我的了解。可是工地領導上還是不明白我的這個願望。把我當作落后的典型在全體職工大會上介紹。小組會上要我檢討。儘管我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們還是在廣播中廣播：“楊長詩落后了！”黑板報也登載：“楊長詩落后了！”……這樣一傳十，十傳百，我便成了一個出名的落后分子。最使人難過的是，這樣一來，就在羣眾中給造成一種印象，除少數了解我的人外，大家都害怕跟我接近，不理我。

當然我是不服氣的。心裡想：不管怎麼說，我只要把工作幹好，做出成績，大家遲早總會了解我。我知道，黨處理問題是會不會錯的！

因此，虽然我暫時在羣众中失去了信任，但我并不感到失望。

1953年8月，我在“三〇三”工地参加第二次技術評級的時候，我提的意見又遭到了領導上的誤解。本來，1952年我参加第一次技術評級時，小組上曾經把我評为五級技工，可是我覺得自己的技術虽比四級高一些，但比五級確是不够，并自動請求降为四級技工。这一次呢，領導評級的組長把一些技術水平比我差的人評成五級。我認为这种評法是不合理的，并向工地領導提了意見。工地領導不理。我又向小組提意見，小組上才開会討論。但是会沒有開好，大家看法不一致，彼此意見很多。事情沒有搞好，反說我想提級，是我鬧出意見來影响小組的團結。这样，就把我由原來的小組抽調出來，不編入固定小組，叫我一人“單幹”去。

在我“單幹”期中，虽使我感到很大的苦惱，但也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原來，我曾經有过这样錯誤的想法和打算：自己有技術，啥子活也做得了，走那里也不求教人，“單幹”就“單幹”吧；反正咱們建筑工人是搞建設的，只要我在工作中有了成績，一样是对社会主义有貢獻。但是，后來的事實說明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独自一人东跑西跑，就不再像在小組里一样了。大一點的活，我一个人幹不了；小一些的就只有別的小組作剩下來的殘缺活，如砌牆角啦，補牆洞啦，做陰溝啦，塞風窗眼啦……等等。做这些活路，別說什麼改進、創造，就是我原來每天至少也要砌一千三、四百正磚的最低生產定額也不能保持了。甚至一天六、七百正都做過。別的小組鬧

鬧熱熱的開小組會，我却一個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有話也沒個商量處。總好像有勁使不出來，進步就更談不上了。我雖然感到苦惱，但也使我明白了一個真理，一個人離開了黨和集體是不行的；無論你有多大本事，一個人永遠也搞不出個名堂來。

我這樣一直“單幹”了六、七個月。領導上又調我到公司（重慶第三建築工程公司）的職工政治訓練班去學習。

這一次學習，尤其是对黨課的學習，給了我很大的啓發。原來我只認為共產主義事業好，黨偉大、正確，一心爭取加入黨作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然而對共產黨員所應具備的條件則很少考慮，也很少經常用這些條件來要求和衡量自己。更重要的是，作一個黨員，不僅要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還要在任何環境下不怕一切困難，不向困難低頭。我過去雖不是一個黨員，但也是一個青年團員，我遇到過困難，遇到過不合理的現象，遇到過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可是我是怎樣對待這些問題的呢？正確的意見自己沒有很好堅持；對不合理的現象和官僚主義的鬥爭也不堅決。有時還要發點犟脾氣。再說，我在開始“單幹”的時候，還產生了自以為有了技術就可以不求人的錯誤思想；離開了羣眾去考慮“創造”，離開了黨去想“成績”……這怎麼能夠條件作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呢！

學習結束的時候，我和黨支部書記談過話，也和我朋友周承柱交換過意見。他們都鼓勵我，這次回去一定要好好幹。我心里也覺得比過去踏實了好多。

1954年8月，我又被調回了“三〇三”工地原來的小組。

我心里暗暗高兴，这下子我可以好好的幹一下了。

尽管我这样想，問題还是在繼續發生。

調回工地不久，我們小組担任重慶市第二中學的飯堂工程。我是作这个工程砌磚牆的工作。我砌的一幅山牆，驗收時經過檢查，無論是產量和質量都要算好的一起，因而还受到了表揚。可是驗收以后，灰漿还没有干，就一連下了兩天雨，平工又堆了許多磚在上面。這一來，山牆中間一段就被压歪了；不得不重新返工三百多疋磚，才能扳正過來。在我們過去的砌磚工作中，三、四百疋的小返工也是有過的。這一回，引起了工地領導上的格外注意，把責任都歸到我身上。

本來，我們的工作出了事故，造成損失，是應該追查責任的。可是工地領導既未深入調查原因，也不弄清情況，事故發生后第二天，勞動工資組長嚴正召集我們小組開會，一開頭就說：“今天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新砌的山牆出了事故。這是個別人在工作中不遵守操作規程，破壞勞動紀律……所造成的……。”

大家都知道，事故並不是出於我的疏忽。我們小組十三個人中，只有兩個人發言。可是嚴正在散會時却偏說好像這事故真是我有意把山牆灰縫搞寬了造成的。要我承認錯誤，要我寫檢討。

無中生有地把事故責任加在我頭上，這叫我怎麼承認錯誤呢！我又怎樣寫檢討呢！

不久，我在工地辦公室碰見了工會幹部劉海濤。他很關心地問起我們近來改進工作的情況。我從這句話里感到了關